

一个德国间谍的供词

(土)伊·巴兹纳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个德国間諜的供詞

(土) 伊·巴茲納 著

殷 汝 祖 譯

(內部發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022034

一个德国间谍的供词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25印张 55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2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24元

內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英国駐土耳其大使海森的侍从伊列薩·巴茲納，以西塞罗为間諜代号，利用作侍从的便利条件，曾把英国駐土耳其大使館的大量重要机密文件偷拍下来，出賣給希特勒德国的特务机关。这一事件曾轰动一时，使英国大为丢臉，当时的英国駐土大使海森也为此而被撤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人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这个間諜。本书譯自1962年4月15日至5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本书中，巴茲納自述了从事間諜活动的经过。

2/10/62

西塞罗^①是誰？用二百五十万美元的价钱把英国的秘密出卖給德国，因此几乎使盟国战敗的那个間諜又是誰？对这个神秘的人物，这个最大的間諜搜寻了十年。現在终于在伊斯坦布尔的偏僻的街道上找到了他。他是一个矮胖秃头的人，名叫伊列薩·巴茲納。現在他开始叙述他的惊人经历……

(一)

在一个豪华旅館的休息室里——全世界都是这样——任何一个低微的人都可以同名人們交际来往，使自己充滿崇高的思想。是在安卡拉宮飯店的休息室里，我决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間諜。

众所周知，我成功的程度超过了我梦想的极点。但是現在，經過了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我对这个成就并不引以为荣。

我怀着再次淪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的那种謙恭和悲伤的心情，提起笔来叙述我将历史进程掌握在手的那段簡短

① 西塞罗：間諜代号，取自古代羅馬一个政治家的名字，詳見本书第75頁。——譯者。

时光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春，有一天我坐在安卡拉宫呷咖啡，但在我心里，并没有春天的快乐。相反，我心酸，我痛苦，三十九岁了，我还是一事无成，我注定永远最高不过当一名“卡瓦斯”了。

“卡瓦斯”，在土耳其，人们是这样称呼仆人的，尤其是侍候外国人的仆人。我除了曾在歌唱生涯方面作过一次惨败的尝试之外，当“卡瓦斯”就是我过去的全部经历。

我当过南斯拉夫大使扬科维奇先生的司机兼侍从，他常同我一起喝酒。

我曾当过美国大使馆武官的侍从，一直到为了逃避一场涉及该大使馆中一位夫人的丑闻时才离职。

我还当过德国大使馆参赞任克先生的侍从。他的妻子是里宾特罗甫^①的妹妹。在我被解雇的那天，我就坐在旅馆的休息室里考虑自己的生活。

我得承认，我曾偷看过他的秘密文件，而且还把某些文件照过相，但那只是无害的试试胆量而已。

不管怎样，我还是被解雇了。这深深地伤害了我。我想我一定已被看作是一个间谍了。我是任克先生的仆人中，最卖力气的。这种不公正的解职使我大为痛心。

后来，我脑中突然闪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想法。

德国人为什么怀疑我？因为，土耳其是块中立的国土，在首都安卡拉，敌对各大国的代表住得很近，互相监视，派遣间谍进行偵探。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间谍呢？我为什么不能

① 里宾特罗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者。

成为所有間諜中最大的間諜，以比誰都高的价錢来出售我的活动呢？

这时刻，命运发生了作用。

在我苦思冥想的整个过程中，我手里一直拿着一張报纸，可是我并没有看。现在，我的眼光突然集中到几行小字上。

这是一張广告，写着：“英国大使館一等秘书征雇司机一名。”

于是我非常兴奋地步出了安卡拉宮的休息室。

我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走向胜利和災难的道路。

德国大使館那位里宾特罗甫的妹夫曾給我写了一封精彩的介紹信，但我沒敢帶它，而是帶了另一封来到了广告上所說的地点。

外面停着一輛雪佛兰大轎車，車碼牌上写着“英国大使館”。汽車后坐上擱着一个打开了的公事包，我还能看到里边有文件。这位英国大使館的一等秘书看来是个信任別人的人。

他是道格拉斯·巴斯克先生——現在大概已是道格拉斯·巴斯克爵士了，我想，——高高的个子，看来身体瘦弱。我被引进他的房間去的时候，他的眼光冷冷地盯着我。

“你申請干这个活儿，是嗎？”

“是的，先生。”

我用法文回答他用英文向我提的問題。

“你不会讲英文嗎？”

“我能看，也听得懂，但讲有困难。”

“你还懂其它語言嗎？”

我告訴他，除了土耳其文和法文，還懂一丁点儿希臘文和德文。

他把我帶到一個房角，給了我筆和紙。他說：“寫幾句吧。”

我寫：“我名叫伊列薩·巴茲納，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現屬南斯拉夫的波列斯蒂納，父親是個穆斯林教師。我的家庭在巴尔干戰爭時，遷到了伊斯坦布尔……”

巴斯克先生叫我不再寫了。

他說：“我只是想看看你會不會寫字。你們土耳其人大部分都是文盲。”

“是的，先生。”我平靜地回答。

他仔細地研究了 my 書法。

他說：“寫得不壞。我以後就叫你伊列薩。”

我被錄用了。于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先生，你打算付我多少錢？”

“一百土鎊。”他答道。

這是我歷來最低的薪金。

我說：“非常感謝你，先生。”

翌日，我就搬進了巴斯克先生的住宅。我發現我不仅要負責照顧他的生活，還要負責他的房子和汽車的清潔。他還要我修理暖氣設備。

巴斯克先生是個勤懇有抱負的人。但是他的心地善良。這對我很有利，使我能够首次試一下真正的間諜工作。

他習慣于把文件從使館帶回家裏，在晚上工作。不久我發現了他攔文件的地方。

一天，趁他暫時不在，我設法從他桌子抽屜里取出了

一档案夹子文件，放在我的外衣里。

頃刻，他回到了书房，看見我在扫尘。他突然問：“暖气修好了沒有？”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妻子要生孩子了。

“还没有，先生。”

“該去修了。”

“是，先生。”

我于是到裝置暖气設備的地窖子去，安定下来看文件。

这个档案夹子里有使館写的和收到的备忘录，內有好几份丘吉尔的指示。这些指示說，必須不遺余力地把中立的土耳其在战争中拉到盟国方面来。

我狠狠地敲着热水管子，声音响遍了房屋。沒有人能够說我不是在勤恳工作。实际上，当我想到我的国家正在被拖入疯狂的战争中和想到我自己正在泥坑里打滚时，我真气得七窍生烟。

我看到了在土耳其建立盟軍机場的計劃，还看到了为盟国舰只駛往黑海打开通道的計劃。

坐在那些热水管子中間，我觉得卷入战争对我的国家来说是件彻头彻尾的坏事情。于是在我腦海中涌出了一个巨大的念头。我，伊列薩·巴茲納，一个卑微的秃头的侍从，一定要改变我国历史的进程。

我拿起了工具，把文件藏在外衣內。我感到自己已是这个战争世界中的中心人物，只不过还没有被公认罢了。我又走上楼去。

那时，巴斯克先生正在冲出书房，臉部战慄。我觉得我的心在文件底下跳动着。我极为困难地隱藏住我突然感到的惊慌失措，我說：“暖气修好了。”

“我不管这个。”他打断了我。“我刚接到伊斯坦布尔来

的電話，我的妻子給我生了一個女兒。”

我還沒來得及說句祝賀的客氣話，他就走掉了。我走進他的書房，把文件放回去。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內，巴斯克先生的心裏老是惦記着一個女性——他的女兒。但是我感到興趣的女性，却是巴斯克太太帶回家照顧嬰孩的嫗姆。

她名叫瑪拉，細長的身材，烏黑的頭髮，年約三十歲。看起來她身上似乎集中了許多民族的婦女所具有的最優美的風姿。她長有一付瑞典女人的明澈湛藍的眼睛和拉丁女人多情的嘴唇。她身材勻稱，婀娜多姿，使我想到布達佩斯的女人。她的笑容愉快動人，語聲中流露出對冒險的愛好。我覺得她簡直是個天生的尤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她能做為我達到下一個目的的工具。因為我已經明白，在巴斯克的家里，我不可能得到我要的一切。

我要看到一等秘書帶回家的機密文件並不困難，但是獲得真正重要的有價值的秘密，去處却只有一個——英國大使館本部。

正好英國大使館海森爵士要招雇一名侍從。這是個萬不可失的機會。我決定，我的上策是讓一等秘書巴斯克先生去向大使閣下推薦我。這就是嫗姆瑪拉能幫助我之處。

由於在巴斯克餐桌旁精細的偷聽，我得悉瑪拉剛有過一次不愉快的戀愛，解除了婚約。

於是，有一天我跟她說通了，要她就安卡拉近郊的一個小公園與我會面。我們坐在一張木凳上，我對她說：“這裡多么安靜啊！我是常來這裡沉思遐想的。”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我並不喜歡走路。我接著說：“從前這裡是些葡萄園；土耳其最有名的葡萄酒現在還是

以这个地区的名字来取名的。”这一点，是我在安卡拉宮飯店的酒單上隨便看來的。

“你知道的東西真多啊！”瑪拉欽慕地說。

突然間，我嚴肅起來。我說：“有件事我確實知道，我要通知巴斯克先生我要辭職。”

瑪拉驚愕地望着我，說：“為什麼？他對你非常滿意。”

“因為你，我要離開。”我柔聲地說。

一陣長時間的寂靜。瑪拉終於嘟囔着說：“我不了解。”

“我覺得你是了解的。”我說：“這是用不着別人說，每個女人自己就會知道的一類事情。”

我告訴他我已經結婚，而且有四個孩子——這是事實，雖然我們已長期分居。但是自从我見到她之後，我對她就傾了心——這也是真的。

我說：“我相信你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戀愛經歷。我感覺到這一點。我知道我不應該給你帶來更多的不愉快，我一定要離開你，所以我提出辭職。”

我們的手接觸了。她的頭溫柔地、信賴地傾倒在我的肩上，話語絲絲，百般親暱。

我們商定了，用我們當時的話說，我們不要相互來往。但是在我們心裡，卻已思慕情牽了。

我說：“我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我聽說大使正在招僱一名侍從。好麼，你為什麼不同巴斯克夫人坦率地談一談——告訴她，你我都不想使對方過得不愉快。她會了解的。而後，也許她就會要她丈夫把我推薦給大使。”

“你在大使那裡工作，我們仍然可以見面。”瑪拉說。

“你以为这是件好事吗？”我问。

她的回答是把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紧紧地抱着我。

几天之后，巴斯克先生就问我愿不愿意当大使的侍从。

我说：“当然愿意，先生。我应该认为这是荣幸。不过，先生，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事使你不高兴吧？”

他没有理这句话。他说，当然最后要由海森爵士决定，并准备一小时内同我一起去使馆。

我离开巴斯克先生的书房，洗了一个热水澡。我须要轻松一下，好准备对付英国大使阁下。

玛拉抚摩着我的双肩和脖子，我躺着，享受着 she 手指的挑弄。我们已很亲昵了。她的职务是照顾巴斯克的小孩，帮她洗澡。只有我分享到她对小孩那种无微不至的照料。

我躺在主人的豪华浴室里，玛拉告诉我她所知道的关于大使的情况。她说大使五十七岁了，是个举止洒脱，彬彬有礼的人。

关于海森爵士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很多。他生于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进入外交部工作以前曾在伊顿和牛津受过教育。他在一九三二年二月起驻安卡拉，以前曾在中国、波斯和比利时服务过。

玛拉还说，人家说他钢琴弹得非常漂亮，而且画得一手好画。

我对自己微笑了一下。这样的人不会是个多疑的人。

半个小时之后，巴斯克先生把我引入了海森爵士的书房。我尽量使人不要发现我的双手在发抖。我突然感到害怕，因为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出现在我未来的受骗者面前。海森爵士却是泰然自若，因为肯定不会有第六器官警告。

他，介紹給他的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敵人。對於他來說，我只是一个打掃塵埃和洗刷衣服的人。

“這就是伊列薩……”巴斯克先生介紹說。

海森爵士對我簡短地打量了一番，點頭把巴斯克先生叫了過去，遞給他一份檔案。

這兩位外交官交換了一下頗有意義的眼色，似乎都同意這個檔案夾子里裝着的是重要文件。

“明天早晨我退還給你。”巴斯克先生走的時候這樣說。

“是經我看過之後吧。”我心想。

這時，我對這位正在檢驗我的和藹可親的人，已經失去了恐懼。

我想，這是位真正的“英國紳士”——他只清清嗓子而不咳嗽；只微笑而不大笑；只謹慎地疊放雙手而從來不緊握雙拳。

他細長個子，狹狹的面龐，高高的蒼白的額頭，蓄有一撮風雅的煞有派頭的鬍子。

如果他發現我的騙局，他會感到受了溫和的攻擊；他只是在看到他袖子上有一點灰塵時才會發火。

這是一次簡短的接見。他準備信賴他的一等秘書的推薦。

“什麼時候能開始工作？”他細聲地問我。

“馬上吧，閣下。”我回答。

西塞羅——後來德國人給我的代號稱呼——準備出擊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了巴斯克先生的住所。

瑪拉想出各種辦法來表示她的愛情，她的這種想象力

是无穷无尽的。她还尽心地准备了美味可口的菜供我享受。

我們坐在厨房里撫爱着。她还用杏仁做一种叫做白克拉瓦的甜点心給我吃。当时巴斯克先生夫妇在同苏联的商务专员一起吃晚饭，不在家里。他們的娃娃則跟我們一起在厨房里，睡在搖籃里。

在瑪拉用她的巧手制作白克拉瓦的时候，我求她让我走开一会儿。于是我拿了一个酒盘，匆匆地走出厨房。

我确切地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巴斯克先生那天下午从使馆带回的文件。我打开了巴斯克先生书房的抽屜，拿出了他的公事包，取走了文件。抽屜是鎖着的，但我知道如何打开。

我把文件放在酒盘上，盖上一块餐巾。为了更加无懈可击，我又在酒盘上搁上一瓶白兰地，两只酒杯，然后回到厨房。我一声不响地移开了酒瓶、酒杯和餐巾，把酒盘和文件放在厨房里强烈灯光底下的桌子上。瑪拉停住了手，不忙她的白克拉瓦了，瞪着我用我的莱卡照相机一頁一頁地攝照文件。

瑪拉在，我就有勇气。她的惊異很快地变成了傾心的敬慕。

在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英国臣民在場，那就是睡在离我数英尺远的搖籃里的巴斯克的娃娃。

我工作完毕之后，将文件送回书房，并且謹慎地把每样东西都放回原处。

瑪拉兴奋极了，大声叫道：“你是屬於土耳其秘密情报机关的。”

我只是笑了笑，說：“白克拉瓦做得怎么样了？”

我当时没有时间閱讀剛照下来的文件，只是后来才了解到这些文件的内容。

文件里有一份美国交给俄国人的全部战争物资的清单。

还有一份关于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会议的备忘录。备忘录說，俄国正在施加压力使土耳其参战。

我感到十分无耻，但是那时却充滿了达到我下一个目的的欲望，于是第二天早晨就作为海森的侍从开始工作。

管家义基領我看了一遍大使的住宅，这是一座酷似英国乡間別墅的樓房。

使館本部就在隔壁，但是义基告訴我，海森爵士喜欢在家里的书房內工作。在管家領我到处看的时候，我就經心地注意了各个房間之間的距离。譬如說，从大使的浴室到臥室要走一分钟，从浴室到他的书房約需两分钟。

有两个樓梯，这就可以使我在屋子有不同的路綫可以选择，这是有用的。樓下有两幅大画，一是乔治六世，一是王后。我发现，我不管走哪条路回我的房間，在半路上都有其中的一幅画，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藏在它后面。

管家陪着我到处看的时候，我就注意了所有这些情况。最后，管家对我的凶險計劃一点也沒有疑心，将大使的衣櫥交给我看管，留下了我一个人在那里。

在衣櫥里我发现有二十五套衣服。我摸了摸这些衣服的口袋，是否可以搞到钥匙，但是使我失望了。口袋里只有消化药品。我走到爵士床边的桌旁，打开抽屜，里边有安眠药，这是使我大为滿意的发现。

在我关上抽屜的时候，我后边有一陣輕微的声音。我

轉過身去，看到有位漂亮的女人站在門道上。

她有着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頭髮緊緊地梳貼在頭上，嘴角下垂，疑心地問：

“你是新來的侍從嗎？”

我彎身鞠躬。

海森夫人冷冷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後一聲不響地走出房間。我覺得我對她應該要象對她的丈夫一樣地警惕。

我又恐懼了。為了給自己增加勇氣，我將海森爵士梳妝台上的一幅小照片拿走，藏在一樓喬治六世的畫象後面，三天之後才放回去。

大使閣下卻沒有發現它的遺失，也沒有注意它的重又出現。我的信心又恢復了。

我新工作崗位上的職務是每天早晨七點半叫醒大使，並且奉上一杯桔子汁。

這時在他床邊的桌子上總放着一只黑色的皮盒子。大使一面呷飲着桔子汁，一面就從這個盒子里取出文件來看。然後，海森爵士就去浴室，留我一个人在臥室里為他準備衣服。

就在第一天，他一走開，我就馬上試着打開那個皮盒子，但盒子是鎖着的。

因此，我首要的任務是要搞到鑰匙，因為我很快就知道了這個黑盒子的巨大重要性。

海森爵士的習慣是要把全天的秘密備忘錄、電報以及其它文件從使館給他送來，經他過日後，就交給私人秘書，放在寓所中辦公室的保險櫃里。但是，晚上大使要仔細研究考慮的文件，就放在黑盒里，留在他床邊。

因此就形成了這樣一種令人驚奇的情況：重要的，但

不是特别机密的文件放在使館，那里有强有力的保安人員保卫。但真正事关重大的文件却保存在大使寓所里，实际上沒有保卫。最重要的文件就是海森爵士床边的那些文件。

实在僥倖，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江源水头。大使的臥室是我的小王国，我需要的只不过是一把钥匙而已。

(二)

如果英国駐土耳其大使海森爵士不是这样一位完美的英国紳士，他就会在我正在制作他的秘密钥匙的腊模时當場捉住我。那就会消除了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在战争期間最大的麻煩。甚至会在西塞罗这个間諜动手之前就把他干掉。

因为，当我站在海森爵士床边，将三把小钥匙按在腊上时，这只是我巨大冒險生涯的开始。我那时还只不过是英国大使的私人侍从伊列薩·巴茲納，一个卑微的土耳其无名小卒。

但是，我一掌握了这些钥匙，世界就要听我摆布了。那时我就可以从海森爵士放在床边的黑盒子里，窃取盟国最秘密的战争机密文件。我可以把它們出卖給出价最高的人。

有一天早晨，我拿钥匙的机会来了。大使閣下去洗澡，房間里剩下我一个人在給他准备服装。我平时已注意到，他总是把钥匙放在浴衣口袋里带进浴室去的。这天早晨我